

奋进40年 筑梦新征程

漯河建省辖市40周年优秀征文选登

沙澧流年 三代筑梦

■朱世霖

1986年，太爷爷决定带着子孙到漯河生活。对于一个在西平朱明庄生活了几代人的家族而言，这几十里路，更像一场迁徙与新生。

此前，太爷爷经常来漯河行医，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深深打动。行医时，大家变着花样给太爷爷送饭，包子油馍、粉浆面条。在物资不充裕的年代，漯河的美景与吃食温暖了一位游医的心。

爷爷对漯河的最初印象是“晓市人声沸，长街货满摊”的繁华。牛行街集市熙攘，牲畜家禽挤在一处，小贩叫卖声不绝，整条街特别热闹。爷爷常去遛弯儿，给奶奶买几尺“的确良”，奶奶裁成时兴的衣服款式，美滋滋地去照相馆拍照。

1987年，父亲骑着他的二八自行车，往返大桥去市区读书。马路街、受降路、五一路，父亲的单车载着他的梦想驶过大街小巷，转眼就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。我们家搬进筒子楼，父亲工作后还买了摩托车。牛

行街冒出许多小吃摊，女士早不穿黑蓝灰色的衣服了，红裙子、健美裤流行起来。老照片里，母亲穿红毛衣、烫卷发，和父亲依偎着笑。他们的约会，是去汇星影剧院看电影、去市人民公园散步。公园里有假山、凉亭、猴山，草坪上停着退役飞机，围满了好奇的孩子。

市人民公园是我童年的快乐疆域。我疯跑着坐碰碰车、海盗船，母亲穿最好看的裙子和父亲跳交谊舞。路旁夜市飘来香味，我央求母亲买零食，一边狼吞虎咽，一边嚷着和父亲赛跑。父亲站在路灯下假装追来，我回头望见母亲弯起的嘴角。

光阴似箭。2008年，我家的小诊所从太爷爷初来时租的十平方米旧宅，几经搬迁，在交通路南段变成三间敞亮的社区卫生服务站。河堤改造后，“逛河堤”成了时髦词。爷爷下班后去河堤听戏下棋，父母那一代舞蹈爱好者“转战”桥下舞场。人民路澧河桥、泰山路沙河大桥、交通路沙河桥连起沙南沙北。

沙澧河风景区是漯河人对家乡的记忆。母亲评价别处景色总说“跟咱的河堤差不多”。有外地朋友来漯，我都带他们去沙澧河风景区。我很难用词汇形容沙澧河带给我的感情——它承载着我的青春梦想，也是我心灵的港湾。

2016年，父亲从老店搬出，在新楼盘开了自己的诊所。父亲常感慨，从粮票时代到全屋智能，从二八自行车到新能源车，从绿皮火车到高铁——地里的麦子不过熟了几十次，生活水平之高已远超他们当年的想象。

2023年，我从家里搬出来，到岷江路开了门店。犹记几年前初到会展中心的情景：广场开阔、高楼林立、树木葱郁。那时我想，若能在这里生活就好了。短短几年，岷江路已是车水马龙、万家灯火。

在外地介绍家乡，我总骄傲地说，漯河就是那个有火腿肠辣条、无数小吃的城市。吃惯了家乡美食，我的嘴特别刁，每次归来都要喝一碗胡

辣汤，一扫旅途的疲惫。

倏忽40年。老店门前的路从泥泞到平整，店里的取暖设施从煤炉到空调。犹记得十几年前家里买第一辆手动挡汽车时全家人的兴奋，如今街上已见自动驾驶的送货车。

我常细读本地媒体发布的每条新闻，感受家乡的日新月异。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，我读到一串振奋人心的数字和一项惠民政策。国泰则民安，民安则家和。

40年前，太爷爷带着子孙到漯河时曾满怀憧憬：“只要踏实肯干，日子一定能好起来！”他未曾想到，40年后家族已在这片沃土上开枝散叶。太爷爷晚年喜欢让我陪他沿河堤散步，有一次他望着水面涟漪，得意地问我：“我的眼光不错吧？”

岂止不错！感谢他与这座城的缘分。每逢太爷爷的祭日，我们都会告慰他：薪火赓续，继往开来。就像漯河城市精神所倡导的那样——崇文尚德，务本图强。

时光深处的沙澧情

■温 瑞

记忆里的第一条河，是沙河。那时它还没有葱茏的堤岸和五颜六色的灯带，只是一条野性的河流。夏日，我跟着小伙伴在河边玩沙，沙子从脚趾缝流过。河水哗哗，那声音里，有一种地老天荒的安稳。父亲在漯河市第一针织厂上班，下班就骑着二八自行车沿人民路回铁东的家。他的车把上挂着网兜，里面是在食堂打的饭菜，那是我小时候最盼望的滋味。

那时的日子是顺着节气过的。春天，河岸冒出荠荠菜，母亲带我去挖，回来包饺子。夏夜，我和小伙伴等着看一场露天电影。秋天，家后面是大片庄稼地，风一吹，金黄色的麦

浪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冬天，厚厚的积雪覆盖大地，一家人围着炉子烤红薯，听父亲讲评上劳模的事。后来父亲厂里给我家分了房，在五一路，虽然是五楼，但是全家人极开心。

然而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，家里的气氛慢慢变了。母亲下班回来脸上没了笑容。她和父亲夜里压低声音说话，话里夹着我听不懂的词——效益不好、下岗、分流。这些词灰蒙蒙的，让人不安。

整座城市跌入迷雾，那些曾令人引以为傲的国营厂一夜之间成了沉重的包袱。母亲最终还是下了岗。河水哗哗的声音，我头一回听出几分凄凉。

漯河人有一股韧劲，便是后来我

们说的“务本图强”。母亲难了一阵，后来经人介绍去了一家食品厂。她每天下班回来，身上总带着肉香与调料的气味。我当时不知道，这后来弥漫大半个漯河的味道，正是“中国食品名城”这块金字招牌最初带着烟火气的底色。

我家这艘小船在风浪里摇摆，终又找到了方向。双汇、卫龙等企业如同播撒在沙澧大地的一颗颗种子，在漯河人不服输的汗水浇灌下，终成令世界瞩目的参天大树。时代的浪潮曾经无情拍打我们，又以更壮阔的方式将我们托举。

多年后的一个黄昏，我带着年迈的父亲又走上了堤岸。堤岸修成了公园，各种好看的景观灯把暖黄色的光

揉碎了，洒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的。岸边高楼万家灯火，映着40年天翻地覆的巨变。晚风吹过来，有运动的年轻人，有散步的老人，有牵着风奔跑的孩子，有说着悄悄话的恋人。父亲扶着栏杆望了好久。“这河，还是老样子。”他声音沙哑地说。

河还是那条河。它见过我们的好日子，也见过我们的难处；听过我们疼痛时的呻吟，也听过我们重新站起时的吼声。它什么都知道，却什么都不说，就那么默默地流。

如今父亲已不在了。我看着河里摇曳的灯影，忽然明白：这座城、这条河、这河边一代代的人，本就是一体。那河水里流的，早已不是水，而是一代代漯河人的筋骨与灵魂。



沙澧帆影（国画）

彭全森 作

两代人 一座城

■郭思杰

1986年，漯河升格为省辖市。沙澧河畔这座内陆小城从此翻开崭新篇章。40年岁月更迭，小城脱胎换骨，一跃成为中国食品名城。我虽未能亲历建市之初的筌路蓝缕，却在成长中见证了漯河的腾飞。40年的巨变，一半是父辈青春浇灌的热土，一半是我辈青年奔赴的山河。

父辈的青春伴着漯河最初的拓荒岁月。那时城区狭小、设施简陋，乡村经济薄弱。父辈勤恳劳作，凭着崇文尚德、务本图强的韧劲，为漯河的发展筑牢根基。

我的童年藏在老家的瓦房里。那时没有宽阔的道路、没有崭新的民居，这便是这座城市留给我最初的印象。

步入小学，恰逢教育惠民政策落地。免学费政策让乡村孩子都能安心求学。教室里只有破旧的木质课桌，学生要自带板凳。读书声透过旧窗棂惊起树上的麻雀。夜色中，常有猫和老鼠闯入

教室，啃食角落的零食。那时的我们懵懂单纯，感受着家乡一点一滴向好的变化。

中学时，教育迭代升级。教学楼拔地而起，多媒体、智慧黑板走进课堂。板书授课变为图文并茂的智慧教学。教学条件的改变，正是漯河民生提质的缩影。这座城市用越来越好的教育资源托起一代代少年的梦想。

大学在外求学，我每次归乡都能感受到变化。低矮平房渐渐消失，我家也建起了新房。乡村道路平坦，城市人居环境优美、商圈繁华，为漯河民生提质添砖加瓦。短短数年，家乡彻底褪去了旧时模样。

毕业后，我选择扎根故土，成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，接过了建设家乡的接力棒。每逢防火禁烧关键期，我们扎根田间地头，巡查值守。昔日贫瘠的乡村如今良田万顷，昔日落后的村落如今宜居宜业。我以点滴实干，接续父辈的拓荒之路。

岁月流转。晚上值班，万籁俱寂，我的耳畔忽然传来一阵熟悉的细碎声响，和孩童时听到的老鼠窸窣声一模一样。跨越二十余年，那轻轻的声响重叠了我的童年、求学与职场，也重叠了漯河整整40年的时光。从前懵懂孩童，身处小城初兴的时代；如今青年在岗，身处四秩蝶变的新漯河。

从前，我是被这座城滋养的学子；如今，我是守护家乡的建设者。父辈见证了漯河从无到有的艰难开局，我们这代青年见证了漯河从有到优的盛世腾飞。40年，是一座小城逆袭的传奇，也是两代人接续奋斗的史诗。

沙澧河水奔流不息，见证城市荣光；人间烟火岁岁绵延，滋养一城风骨。站在漯河建省辖市40周年的新起点，少年已成青年，故土已成新城。我将怀着对家乡的热爱与这座城市并肩前行，以微光赴使命，以实干筑新程，不负父辈耕耘、不负时代馈赠。

幸福渠 幸福水 幸福路

■王宏伟

桃花盛开的时节，老伴说：人家都偕妻踏春，你能不能也带我出去走走，哪怕漯河一日游？

我骑上电动车，带她去看我们当年海誓山盟的地方。到了龙城镇的百亩桃园，停车驻足。老伴望着桃林，说那些誓言都已经兑现，不如去看看幸福渠。我欣然应允。

提起幸福渠，记忆一下子回到初中时代。那年暑假，同学邀我去他

家，说就在幸福渠附近的村庄。那时漯河还没有淞江路，渠两旁是大片庄稼地，绿油油的，风吹过“沙沙”作响。同学说起幸福渠满是自豪。他父亲告诉他，修渠时有几十万名农民。冬天，大家冒着风雪，一锹一锹地挖，才建成了幸福渠。我听着幸福渠的故事，和同学一路行进，看到几个纳凉的老农坐在渠边，把脚伸进清冽的渠水里，满脸惬意，笑声爽朗。这是我对幸福渠最深的记忆。

我和老伴到了渠边，发现早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。幸福渠两岸是郁郁葱葱的绿化带，渠内水流清澈。乐道蜿蜒，小桥各具特色。水、渠、路串起一座座游园，植物园、文化园、娱乐园错落分布。幸福渠穿过交通北路，经牡丹湖公园蜿蜒至龙湖公园，在牡丹湖公园附近转了个大弯，像一幅水墨画轻轻收笔。

幸福渠引沙河水灌溉田野，曾造福一方。随着时代发展，它完成

了农业灌溉的历史使命，又以生态水系的新身份重生，融入城市血脉。昔日灌溉良田的水渠，如今成了穿城而过的生态长廊、百姓身边的风景线。“蓝天白云清水净土”的幸福，就这样实实在在流淌在每个漯河人身边。

老伴一路走走停停，没想到渠修得这么好。我告诉她，幸福渠从田野走进城市、从灌溉庄稼到润泽心灵，就像这座小城，一点点变成了更好的模样。

这一日游，老伴说很值。我想，幸福不在远方，而是就在我们身边这条静静流淌的渠水里、在老伴轻快的歌声里、在这座越来越好的小城里。

心灵漫笔

■安小悠

盛夏是孩子属性，热烈、张扬且充满野性。学生时代我最盼望的就是暑假。漫长的时光，从太阳初升闹到星光漫天，仍觉意犹未尽。

单是蝉事，就够写几页。故乡的蝉似乎永远捉不完。黄土地上布满铜钱大小的洞穴，都是蝉洞。若洞口薄如细纱，一戳即破，便是蝉要出洞了。此时不能鲁莽，否则它便缩回洞里。只需要灌点儿水，片刻它就爬出来了。这是捉蝉。待到天黑，蝉攀上树干羽化，拿手电筒一照，手到擒来。这是摸蝉。如今带儿子去澧河边摸蝉已经很难摸到了。大地被水泥覆盖，嘹亮的蝉声已成旧梦。

小时候我们也捉苍虫。黄昏降临，我们一群半大孩子从村庄出发，往北走到颍河边上。苍虫特别多，将沿途的小树都压弯了，三五成群趴在一片叶子上，一晚上它们能把整棵的叶子吃光。月亮出来了，苍虫也捉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带着战利品回家。那样的夜晚真让人怀念。苍虫可油炸卷烙馍，也可喂鸡，鸡吃了下的蛋又圆又大。

捉铁牛也很有趣。铁牛威武，枣树上较多，尤得男孩子喜欢。谁若捉到一只，恨不得“昭告”全村。有时在枣树上还能寻到螳螂，但因极易被它咬到，男孩子也不怎么玩它。另有独角仙，头顶孤角，威风霸气。金龟子背面五彩斑斓，捉到了用狗尾巴草穿起来，甩来甩去，很好玩。

还有一种唤作“花蹦蹦”的昆虫，有花生米大小，通体绯红，灰翅上点缀黑色斑点，像谁特意点上去的墨。这小东西只有椿树上才会有，雨后才能在湿漉漉的树干上寻到它。将捉到的“花蹦蹦”放进玻璃瓶里，听那细微的窸窣声，是午后很好的消遣方式。后来在书里得知它的学名叫斑衣蜡蝉，便觉得此名与其极为相称。若运气好还能捉到萤火虫，那是夏夜送给

诗风词韵

听蝉（外一首）

■清影

蝉音，从乡间小树林传来
树上坐着诵经的方丈
听蝉音的人脚踩泥土
手摇蒲扇，说些家长里短
流萤像飞向人间的星星
蝉歇了，人困了，星星累了
——夜，安顿下他们
夏日又至。空调机学蝉趴在墙壁上
——没日没夜地吟唱

遥远的街巷

我，弄丢了它
——这条喂养我长大的旧胡同
月光把斑駁撒上土墙。黑妞、刚蛋、二花……
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
像土墙坑坑洼洼的麻点，浮现出来
我们在巷子尽头疯长
捉知了、斗蛐蛐，角落的小虫子
小花小草都是我的老伙计
多想再拉起它们喊一回。墙面洁白如玉
——它们去了哪儿
路灯撕扯着影子。巷子那头的我，走进旧墙
模糊成一粒小麻花儿

征稿启事

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，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。本版《我的文学之路》专栏长期征稿，欢迎有故事的你，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，传递温情、启迪人生。

邮箱:siying3366@163.com